

# 孤獨與瘋狂之間

◆ 文 / 何曰生

臺北捷運殺害無辜乘客事件震撼臺灣。同時美國加州聖塔巴巴拉大學也發生二十二歲青年殺害室友再瘋狂掃射無辜學生的慘劇。

這兩名青年都迷戀網路遊戲。一個酷愛網路殺人遊戲，一個在網路上研究如何殺人。兩位都是在人際上退卻，美國的羅傑可能更為嚴重，仇視女性甚至揚言過要殺父母。臺灣的捷運殺人者鄭捷則是說要幹一件大事。這種仇恨他人，或視他人於無物的冷感，其實都與網路有關。仇視他人，從與他人互動的退卻、或受傷開始，逐漸的與人產生更大的疏離，最後演變成仇恨。他們與他人的互動透過虛擬網路，真實的互動被網路取代，這是我們這個世代的普遍問題。

心理學家梅寧哲探討暴力的原因時說明，暴力是打破與他人隔閡的一種方式。當我們無法與他人作正向實質的互動與溝通，暴力成了他們最終的手段。所以離群、孤獨、隔閡，是通向暴力的道路。看這兩位瘋狂的殺人者，他們都孤立於社群之外，他們都嚴重地沈浸在網路暴力遊戲，或電視暴力的內容裡。最後他們具體實現了暴力，造成自身、社會與家人極大的傷害。

孤獨，是這兩位犯罪者共通的心理問題。加州聖塔巴巴拉的殺人者羅傑本身是亞斯伯格症，亦即非語言的自閉症患者，他與人的互動有極大的困難，他無法跨越這困難，而竟然以殺害他人作為自我信心與能力的證明。

與他人互動的退卻，存在感的薄弱，是導致諸多暴力與暴亂的關鍵。填補他們與人群空隙的是網路暴力或街頭示眾。這是這個時代的集體病兆。

當電影導演不斷出品諸多無厘頭的殺人情節，這些導演或許會認為這只是戲，是娛樂，但是這些情節最終都在現實社會上演。暴力內容具備鼓勵更多暴力的因子，也可能製造更多的暴力人物。哪一個時代會以殺人作為娛樂的內容？古羅馬的競技場，幾萬人擠到競技場看奴隸們互相砍殺，旁觀的群眾以此為娛樂，為此血腥殺戮而歡呼。我們今日見之視為野蠻，但是我們今日的娛樂工業製造的暴力娛樂與鼓勵出來的真實暴力，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電影的世界裡，殺戮變成某種娛樂，並帶有英雄的氣概。殺戮者人恆殺之，但是電影情節中飾演反叛的殺戮者其實都不帶有譴責性，往往是描述為被社會遺棄，或是被塑造為極其聰明的角色。最重要的是這些反派英雄下了螢幕是真英雄，是名利雙收的大演員。真實與虛擬，善與惡之間都不容易分辨清楚。作家朱光潛描述過去在中國鄉下上演三國演義的戲劇，當看到大奸曹操逼真的演出，竟有觀眾氣得跳上舞臺把曹操給殺了。這是真實與虛擬不分。然而戲劇不就是希望引導我們將虛擬視為真實，所以戲劇的感染力與滲透力才會更為長久。我相信一般人不會看到曹操的戲

就跳上臺去殺曹操，但是大量接收暴力內容的青年或青少年，必須用多少的清醒來分辨、拒絕或避免自己接受暴力的洗腦，不被暴力內容浸染影響。傳播與教育就是不斷的浸潤、影響著人的心靈，暴力的傳播亦然。

另外，暴力遊戲節目給年輕人更多的操控性，現實的退卻與人際的失敗不必透過重回人群去克服，而是在電玩遊戲中得到自我的掌控感。電玩的設計讓你可以修正、得分，讓你可以學習掌控，從中得到滿足。當電玩中的暴力行為不斷地、長期地輸入某位孤獨青年的心中，這種下意識的浸染、學習，逐漸對殺人無感，甚至以殺人為樂。加上電視的價值觀灌輸青年人如何在被大眾關注中得到成就與肯定，這種內有暴力浸染，外有受關注的虛榮，無怪乎，以網路影片宣布自己的殺人計畫，或要幹一番大事的心態，對於一個長期禁錮的心靈而言可謂一拍即合。被世界看見，加上世界辜負我，然後從網路或電視中學習到的暴力，三者獲得弔詭的結合，從這種祕密契合的機制，我們或能理解偏激殺人青年心理底層真實的景況。

對於捷運殺人者鄭捷而言，他已經在網路上殺人數以萬次，這次真實的殺人事件是他決定從孤獨的牢獄中走出來，將現實社會變成地獄。他的心智已經活在地獄中許久，他活在一個虛擬的地獄中，但是虛擬的地獄卻造就他心理真實的地獄。他終於不滿足於虛擬的地獄，所以走出自我，邁向人群，用他一貫的地獄方式屠殺人群。這種邪惡、癡狂的與人群之互動模式，來自他浸染已久的黑暗心靈。

我們不是說，每一個玩暴力電玩的年輕人都會走向暴力，或看了電視暴力的人都會

有暴力傾向。但是當極大的孤獨、隔離、孤僻的情境發生，在缺乏更寬大、緊密的愛的系統支持與輔導下，這樣孤獨、偏激的個人走向暴力的機會當然大增。人終究是群體的產物，連自毀都要帶著他人一起毀滅。這是近代集體殺人者的共同點。他們自身的心靈是絕望的、無感的，他們並不是真正以殺人為樂，或如恐怖份子是以殺人作為彰顯某種激進主義。集體亂殺的殺人者通常是以殺人作為他們自我肯定的一種方式，他們通常都是殺人後自殺，或殺人後毫無感受。

現代家庭的組成通常是父母極為忙碌，以物質豐富孩子，但沒有時間照顧他們的心靈成長。對於信仰的遠離，更使得個人失去群體的屏護。華盛頓郵報日前報導美國上教堂的人數急遽下降。當家庭疏離，信仰遠離，更多年輕的心靈依靠在網路世界裡尋求虛擬的人際互動，尋求自我掌控的天地。那些天地甚且是極具惡念的成分，而當這群趴在網路小格子的孤獨禁錮的心靈，決定走向人群的時候，我們才頓時發現他們帶給我們社會的是極其震驚地與瘋狂地的毀滅。

十八世紀米勒的名畫「晚禱」，讓人看趣平靜。畫中的人們在撿拾馬鈴薯，但是聽到教堂鐘聲立刻在田中禱告。米勒的畫中是描述一個極為艱苦的年代，物質並不豐富，但是人們沒有忘記信仰。當人有信仰、有盼望，生命就是幸福的。但是當人們心靈不再有信仰與盼望，即便物質無缺，有何幸福可言？慈濟的王端正先生在撰寫《無量義經》偈文中有一句話，「為顛狂荒亂作正念」，面對社會接二連三的癡狂殺人事件，該是提振信仰的時候了！🙏